

## 【手术刀---十】

窗外的光线被覆盖而上的厚窗帘挡在了遮光层之外，此时房间里唯一的光源是秦明桌前亮起的台灯。

秦明所熟悉的黄色灯光此时在他眼里，却透着不一样的旖旎光晕，这个灯光照不清挂钟，也看不清时间，不过却能让他辨认出地上散落的几件衣物，自己的衬衫盖着林涛的仔裤，不远处的西裤旁边，还躺着一件散软的白T。

此时躺在床上的秦明，就仿佛这件白T，他在自己最为熟悉的体温怀抱里醒来，立刻被还有些陌生却又全身都体验过了的多样感官包围。腰上不时传来的钝痛，每一寸肌肤被吻过时刻下的鲜明触感和正怀抱着自己两相贴合亲密无间的肌肤触感相重叠，哪怕意识还不是那般清醒，在不算明亮的灯光下依稀看出身边人眉眼的轮廓时，却也抑制不住狂跳不止的心脏。

记忆突然像飓风夹杂着身体对快感的铭刻席卷而来，强风过境飞沙走石冲荡不止，但每一个细节却又是那么清晰。

终于迎来醍醐开窍后的节点前，秦明也和要去见老李妻子的林涛一样，不时会感到紧张和不安，因为那是自己从来没有过的经历，是他所不能自我掌控的一种体验。

但是林涛的吻在随着自己的肯定后沿着身体轮廓铺开时，秦明觉得那些紧张和不安也不过是另一场徒劳，他唯一需要做的，便是毫无保留的将自己交给全心信任的对方。

脖颈上一次一次落下的细密亲吻随着颈线慢慢爬上了耳垂，被这段时间以来已经充分熟悉了的厮磨舌尖触感带着温热舔弄，却是一种前所未有的体验。

这种感觉让秦明觉得自己仿佛和一股细细的电流共感，身体随着越来越痴缠的舔吻不能自持的释放出了一小阵细密的痉挛感，这个感觉也传给了林涛，电流从一个人的共感变成了两个人的互感。

秦明第一次知道，原来吻到深处忘情时，连滴落的唾液都会散发出炙热的欲望。

下体不断涌来的肿胀感虽然作为男性在生理敏感期也会有的类似感受对两个人来说本非陌生，然而随着不断落下的深吻不断厮磨的唇齿，这种肿胀感慢慢变得燥热难耐，两相突起隔着仔裤和西裤的布料质感不断摩擦，秦明不自觉地声带中流出一丝呻吟。

熟悉的声线发出这般撩拨的音节，林涛觉得自己一秒也不能再等，他将已经脱掉自己仔裤的手附在了秦明西裤的纽扣上，随着西裤滑落，暴露的双腿被有些微凉的空气包裹，秦明的身体也随着一僵，他加重了环抱着林涛脖颈双臂的力量，被快感夺取了力量的双腿此时就像人鱼受伤的尾巴。

林涛感受到了秦明的无力支撑，他索性直接将人抱了起来，放躺在床上。

秦明此时被欲望迷蒙住的双眼在林涛看来仿佛魔咒，无法停止的吻随着每解开的一颗衬衫纽扣不断的印在身下赤裸却温热的肌肤上，越来越低的纽扣也让林涛的吻越来越走向已经更加膨胀的凸起。

“嗯...”秦明极力控制自己声带的震动却还是会因为无力抗争而漏出的音节仿佛林涛汹涌澎湃的开关，他随着最后一颗纽扣的松解顺势将手沿着秦明的人鱼线滑上了内裤松紧边。

自秦明记事以来，这是自己第一次在人前一丝不挂。

他不自觉地将手覆上了双眼，白皙的手背更衬得双颊的燥红。这种暴露的羞耻感倒不是厌恶，只是突然发现完美主义自信如他，竟在害怕不自信于或许此时的自己会让林涛失望。

林涛的手覆上了依旧蒙着眼睛的那一双，他带着柔情牵开，将秦明的眼睛露了出来，

“别看...”秦明低垂下眼睛不敢看他，

“你是完美的，”林涛的吻又一次落下，掺杂着喘息同时落下的是和吻一样细密的，

“我爱你。”

秦明说不出那份肿胀的热意被熟悉的手掌温度包裹，被同样温热的嘴唇亲吻时是什么样的感触，那个瞬间他只觉得意识已经涣散的如同自己不能聚光的瞳孔一般，被快意上涌的冲荡超出了一切秦明可以想到的形容词，语言是如此的苍白匮乏感再一次得到了印证。

林涛停下了在肿胀处的调吻，他的吻又从那里再次出发，一下一下吻过腹部的白皙，吻过胸部的酥红，吻过酥红上的点蕊，最后吻上了自己最熟悉的嘴唇。秦明随着落下的吻节奏合拍的漏音喘息让林涛觉得天籁被重新定义，这种细密压抑的喘息让他想要好好疼惜却又止不住想坏心调戏的情感交织在一起，他何其庆幸如此这般的秦明，是自己一个人的独享。

林涛轻轻抱过秦明的腰部，让他在肆虐的快意中稍稍找回一些理智，随着意识的慢慢恢复，秦明终于能看清林涛此时赤裸的身体。浅小麦肤色衬得紧实的肌肉更加健美，手臂线条流畅的仿佛雕刻艺术名作，腹肌虽然不是硬的戳手，但也棱角分明，秦明的手指细细摩挲过分界处的线条，最后眼神定格在林涛肩部的一个伤疤。

那个伤疤是一个旧枪伤，秦明曾经问过林涛，枪伤有多疼，林涛那时风轻云淡的笑着，

“当时觉得疼的自己应该是快死了，不过后来也就忘了。”

对于疼痛的遗忘，是人类大脑意识自我保护的一种机制，那也是秦明第一次对这种他本觉得实为逃避机制的软弱感到了一丝庆幸。

秦明吻上了伤疤，他吻过，拂过，再吻过，如此重复。

“早就不疼了，”林涛带着笑意感受着秦明仿佛猫咪一般小心翼翼的亲近，然后原本贴在腰部的手顺着腰线紧密相贴着滑过背脊，停留在臀线的边缘，感觉秦明也随着这个动作又一次僵住，他轻轻的问道，

“可以吗？”

秦明又吻了一下他的伤疤，

“可以。”

“如果疼就告诉我。”林涛的声音低沉入耳，秦明觉得这个声音仿佛镇痛剂，随着这个声音一起滑过臀线钻入下体的手指除了带来打开了感官新大门的快感之外，自己就像失去了一切感觉，

“不疼...”

秦明的下体已经足够湿润，不过林涛开辟净土的手指依旧小心翼翼，怀里的人随着自己的动作不断急促喷洒在自己胸前的喘息让他的动作开始大胆，下体早就膨胀难耐的热意更加躁动。

“秦明，可以吗？”此时那股热意摩挲在刚刚被手指开垦过的净土边缘，秦明的意识已经随着摩挲带来的酥麻感再一次开始模糊，但他却十分清楚自己此时的决定意味着什么，

“...可以...”秦明伸出手捧住了林涛的脸，吻上了他的嘴唇。

随着这两个字的尾音，属于林涛身体的部分一点一点深深的埋进了自己的体内，秦明在刺痛和快意混杂的冲撞下，突然理解了为什么交合在人类文明历史的早期是一种神圣而高雅的事情。

那是人类最原始也最纯粹的欲望，没有色情没有污秽，无论传说现实，无论经佛旧约，这是所有伟大入世原点的必要途径和极乐方式。

造人时既然预留了能够将两个个体交联为一体的结构，必然有其存在的理由，独立的个体互相交汇碰撞，最终结合而为一体。人和组成自己的细胞在某些意义上拥有着同样的存在意义和生存方式。

只是下体不断涌来的冲撞让秦明无法连续自己的思考，他仅存的一丝理智也早已贪恋于优先处理这股此时掌控着自己体内的热意，理智告诉他的最后一条清晰是他和林涛现在二位一体。

秦明听过无数次林涛有力的心跳就仿佛正一下一下顶进自己体内的热意，心跳的力度，爱意的强度，第一次在秦明看来有了可以丈量的基准。

肿胀难耐的热意被紧密的净土完全包容的瞬间，林涛在两个人交缠的粗重呼吸中也依旧听到了秦明的心跳。

看着身下人隐忍的皱眉，燥红的脸颊和依旧直视着自己的眼神中透出坚定依恋夹杂着些许羞怯和意识迷蒙的光，声带间不时随着自己下方的冲撞而细微漏出的呻吟音节让林涛觉得自己的意识也已经发散到了天堂。

身下的人虽然生疏却积极的迎合，因为是自己才被允许的快感通行，或许才是水乳交融的体验所能带来的最极致诱惑和满足。

林涛只觉得用身体铭刻过的秦明愈发像是一件珍宝，自己的吻走过的每一寸白皙肌肤都会带来越来越浓郁的爱意潮涌。

每落下一次吻，他都更加清晰也更加沉沦。他清晰着秦明对自己的肯定，他沉沦着自己对秦明的爱恋。

当两个人第一次一起越过让人痉挛的快感高峰，秦明感觉林涛吻过自己眼角的泪光都像是吻在了刚刚喷洒过乳白色却依旧膨胀不止的热意上，而那股乳白色也同样从体内的热意喷射激荡在自己的身体里，他不自觉的又握紧了还在十指交缠着林涛的双手。

过于清晰的回忆让腰间的钝痛感也更加明显，秦明忘记了自己是什么时间睡着的，他只记得自己一直高高徘徊在情欲的巅峰，但那巅峰上却并不高处不胜寒，林涛始终将自己小心翼翼的环抱在温暖的屏障下壁垒里。

越来越明显的钝痛让秦明不得不拉回思绪，他本想微微挪动一下姿势，让自己揪酸的腰部换一个稍稍舒适点的姿势，但似乎自己的动作唤醒了还环抱着自己的人，林涛微微睁开了眼睛，他看着此时靠在怀里的人，不自觉的带着爱怜吻向了头顶，

“对不起，弄疼你了。”

林涛充满怜惜的抱着怀里的人，一只手在秦明的腰部轻轻揉搓，秦明感觉自己的心跳跟着林涛的声音开始狂跳，他深呼吸的热意撩在林涛的胸口让对方有些心猿马意，揉搓在腰部的手也微微染上了一些热欲。

“没事，你能扶我去下洗手间吗？”

林涛昨天对秦明极尽怜惜，此时倒是除了腰部一直传来的钝痛，其他部位并没有过于明显的不适感。

林涛迅速的套上了散落在床上的短裤，将依旧被薄被单裹着的秦明一把抱了起来，然后走进浴室，把他放在地上，

“你自己可以吗？”

“应该...”脚沾地的瞬间，秦明还是有些后悔这个回答，只有一丝力气的双腿支撑住钝痛不断的腰肢比自己想象的要艰难一些，

“不行就叫我。”林涛又确认了好几眼，才轻轻吻过秦明的额头，带上门退出了浴室。

终于在坦诚相见后第一次照镜子，秦明觉得镜子里的自己有些不一样了。他说不出来是哪里不一样，那是一种无法描述的改变，他只是觉得自己变的更加完整。

浴室的镜子前还放着一瓶自己那天走之前忘了放回原处的漱口水，秦明有些费力的拧开了瓶盖。带着凉辣的薄荷味立刻充满了口腔和鼻腔，他使劲漱了漱，感觉精神也跟着清醒了一些。

想要转身去洗个澡，但脚下有些难以迈开步子，腰部不时传来的酸楚混杂着被林涛拂过的触感让他又红了脸，再次看向镜子的瞬间被单跟着滑落，镜子里映出脖颈胸前的细碎吻痕，回想着自己每一寸被亲吻过的肌肤，刚刚奔涌过的记忆又一次呼啸着回放，本就无力的双腿也伴随着感官的冲撞再次开始失去站立的力量。

秦明第一次知道，欲求不是一个单词，那是一种会在心底生长的感情，林涛是它生根发芽的种子，爱意是它生长膨胀的肥沃土壤。

秦明突然觉得那种自己更加完整的感觉便是来源于此，他早就不再是一片荒原，现在他的心中，林涛这颗和自己心跳同呼吸共命运的种子，早就破土而出长成了参天大树，树的根基渗入于自己的每一根血管，树的枝蔓缠绕住自己的每一根神经。

秦明轻轻拉开浴室门，他看着嘴里正含了满满的白色泡沫刷牙的林涛，也没开口，静静的等着对方急匆匆的漱掉。

虽然已经坦诚相见过，但是一丝不挂的秦明突然出现在眼前，林涛还是差点被自己嘴里的牙膏泡沫呛到，

“怎么了？”他有些急切的问道，

“你能帮我一下吗？我有点站不住。”

秦明的声音非常非常轻，微微皱起的眉头让林涛心里有些触动，也没管还穿着的齐头短裤，直接揽过了秦明的腰关上了浴室门。

此时两个人一起站在喷头下，热腾腾喷洒出的水帘早就打湿了林涛的短裤，热水顺着他身体的肌肉曲线密实的贴在皮肤上。

怕水呛到秦明，林涛特意把喷头往下挪了挪，水柱此时的高度顺着秦明的发根往下流淌。

腰间被熟悉的力量和触感环抱，秦明几乎将全部体重靠在了林涛的怀里。热水流过肌肤的熨帖感让他觉得十分放松，但还是不及林涛的心跳声带来的平和感。

“帮你洗洗吗？”林涛的声音伴着水声传来，秦明微微点了点头。

林涛关上了一直喷涌的花洒，此时热意的水雾早就弥漫在了不大的浴室，林涛在雾气迷蒙中将花洒取了下来，自己索性直接盘坐在了浴室的地板上，随手把散乱在地上的被单拉了近来，还抽下了自己的那条方格浴巾垫在上面，然后让秦明坐在自己的怀里。

“可以吗？疼吗？”林涛小声的问道，

“只是腰疼。”秦明靠在他的怀里，声音难得透着慵懒，

“需要给你请假吗？”林涛此时又打开了花洒，让细密的热气冲过秦明的腰间，低下头看了看对方。

秦明没有回答，而是抬起了眼睛看向了林涛，对方疼惜打量的眼神让他突然觉得自己心中的那颗大树又在不断涌出新的枝蔓，他伸手环上了林涛的脖颈，主动的吻上了对方的嘴唇。

对方口腔里牙膏的薄荷味混杂着自己口腔里漱口水的凉辣，双重的薄荷味却没能冲散浴室里蒸腾的热雾，反而更刺激了舌尖的感官，原本林涛手里拿着的花洒早



就掉落在了地上，当两个人赤红着脸在水雾中呼吸粗重的对视后，林涛舔了舔自己的嘴唇，

“今天我替你请假。”

秦明没有想到越过节点后的第二次交合会来的这么快，但是水雾中的林涛看起来是如此的让人疯狂，他无法控制自己吻上去的欲望。此时林涛还没来得及刮掉的胡茬随着在身体上游走的亲吻一起印下，让秦明感觉自己仿佛被按下了快感的加强键。

和背部肌肉相贴的浴室瓷砖很快就被林涛燥热的手掌隔开，又一次涌进了身体的热意甚至让秦明觉得比昨天晚上刚刚感受过的还要热烈，来不及细密开拓过的下体随着热意的涌入同时也感受着一一起涌进的包裹在上面的水意温热。

愈发无力的双腿，几乎完全靠林涛来支撑自己身体重量的秦明，只觉得此时搅动着体内的热意随着每一次冲顶越来越深的突入，蒸腾的水热让秦明在这种情况下呼吸也变的更加困难，意识游离于清醒涣散的边缘，他已经无法回忆起自己是在第几次被喷涌在体内来自那股热意的热流灌注过后才被林涛抱出了浴室。

等林涛下班回来急不可待的跑进家门时，秦明依旧有些迷迷糊糊的趴在床上。屋子里倒是亮起来额外的灯，灯光透着暖色，把秦明映得盖了一层温热。

林涛小心翼翼的放慢脚步走到床边坐下，带着爱怜看着微微皱眉的秦明，手指轻轻的掠过秦明的发丝。

“你回来了？”秦明的声音带着睡意朦胧的酥糯，

“嗯，吵到你了？”

“没有，今天忙吗？”秦明瞥了一眼挂钟，已经过了7点，

“还行，就是要等几个文件耽误了时间。”林涛事无巨细的数着自己今天都做了什么，连中午饭吃了几块鸡翅都如实汇报，然后带着笑意看向秦明，

“你呢？吃饭了吗？”

“我不饿，不过我今天也做了一件事。”秦明的声音似乎清醒了一些，

“是什么？”林涛依旧笑着细抚他的发丝，

“想你。”

林涛的表情因为这两个字立刻产生了细微的变化，他微微眯起眼睛打量着秦明，眼里的色彩带上了浓烈，

“有人跟你说过，这种对话方式很危险吗？”

“没有，”秦明直视着林涛，

“我只是在回应你的问题。”

“这样更危险，”林涛看向秦明的眼神浓烈的光彩更亮，

“不过得先让你吃饭，正好我也没吃，我去看看冰箱里有什么。”

秦明看着林涛走向厨房，并不知道此时林涛眼里真正的秀色可餐正是自己。不过林涛的身影也仿佛有磁铁一般，将秦明迷恋的眼神紧紧牵引在自己的身上。

大宝本就对秦明居然会请假而且是林涛替他请的而保留着狐疑态度，直到她不久后无意间瞥见了秦明散落在办公桌上的一份订书单，上面一本书名格外的吸引眼球。

《Why Is The Penis Shaped Like That? 》

终于啊林涛，她的眼镜片透出了自己是如此高瞻远瞩无比睿智的光。